

交
翠
軒
筆
記

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繁蔭翳日樛枝摩天
矯拏攫奇態萬狀甫里恠魁之松樂圃並秀之檜
以過前學使德文莊公顏其室曰交翠軒余一剖郡符
再假牙節皆以試院爲視事之所坐嘯畫諾日與蒼官
相對暇則考訂金石瀏覽墳籍或與賓從寮佐擘箋分
韻有得卽隨筆疏記積日成帙受代以後編爲四卷卽
命曰交翠軒筆記夫以經術飾吏治用弦歌化民俗亦
爲政者所不廢若謂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則吾豈敢道光十六年龍集涪歎招搖指亥旣
生霸就李沈濤自敘于樊輿寓齋

交翠軒筆記卷一

嘉興沈濤筆

太平寰宇記唐魏州漢乾祐元年改爲大名府案五代史職方考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是唐時已有大名府之稱然不見於新舊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圖志惟舊唐書田承嗣傳建中三年田悅與朱滔王武俊李納並建國號悅稱魏王以魏州爲大名府亦見新書藩鎮魏博傳舊書又稱建中四年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吏歸國則大名府之廢當在此時然有唐中葉以後強藩跋扈民俗知有鎮將而不知有天子故雖

建置未久而相沿爲稱余在郡北愜山得大中六年魏
博別奏劉公故夫人郭氏墓誌一通其文曰夫人太原
盛族遠祖因官遷居於大名云云又於元城之堤口村
得龍紀元年魏博節度知兵馬使羅公神道碑一通亦
云魏曰大名作我口趾是大名府之名自田悅僭置以
後終唐之世未嘗或改故歐公云然又歐陽忞輿地廣
記魏郡自代宗後爲田承嗣史憲誠何進滔羅洪信所
據曰大名府案承嗣卒于大厯十四年而悅之僭竊在
建中三年歐陽氏以爲始于承嗣微誤

左傳閔二年晉獻公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魏大名也萬盈數也後人因以魏府爲大名府

見吳處厚青箱

雜記

案史記晉世家引服虔春秋注魏在晉之蒲坂杜預注據漢書地理志以爲在河東河北縣元和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春秋時晉獻公以賜大夫畢萬是春秋之魏在漢爲河北縣在唐爲芮城縣在宋爲永樂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有永樂故城是魏國故地宜在今永濟芮城之間若魏郡之魏縣漢地理志注引應劭曰魏武侯別都與畢萬所封奚啻風馬牛田氏以強藩僭竊武人不學誤以爲萬之始封在是致啟大名之稱五代在干戈擾攘之時未暇深考遂復舊名宋以後因仍弗改歐陽忞以漢乾祐爲失其失固不始于乾祐也

大名舊城有狄梁公祠堂碑爲田宏正重建公祠時所立馮宿撰文胡証正書并篆額是碑不載集古金石二錄惟見于陳思寶刻叢編及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碑實正書而通志金石略誤以爲証八分書則漁仲亦未見此碑也碑不著立時年月而文內有元和壬辰及越十月厥功成之語則當在元和七八年間首行書大唐魏府狄_闕案田悅升魏州爲大名府宏正時蓋已廢大名之稱而仍都督府之名故不曰魏州而曰魏府馮宿結銜稱朝議郎行尙書虞部員外郎上柱國舊唐書馮宿傳載宿由太常博士轉虞部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十二年以前正與碑合新書但言都官員外郎則漏略矣胡

証結銜稱口口等州節度副使朝議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口魚袋案等州上當是魏博二字紫下當是金字舊唐書胡証傳田宏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考唐制檢校兼守判知皆非正授之員而兼與檢校故自不同自當以碑爲正碑文可讀者十之七八漫漶者十之二三文中言梁公由彭澤令授魏州刺史卻走契丹及沂公節度魏博奏葺舊祠皆與新舊書狄仁傑田宏正二傳相合銘文有衆心城城語案古成城二字通用衆心城城蓋卽衆心成城漢司隸校尉石門頌以西城爲西成隋澧水石橋碑書成都爲城都可證

開州皇城內有宋眞宗回鑿詩刻石畿輔通志眞宗駐蹕處內有離宮文彥博嘗刻御題幸澶州詩于其中開州志載其詩曰我爲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羣寇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旆躍龍驤石刻字已剝落精拓之得二十餘字其題乃爲契丹出境四字考之宋史眞宗幸澶州二次一爲咸平二年一爲景德元年咸平二年由澶州駐蹕大名契丹已敗于威虜景德元年則與契丹盟誓後卽發駕還京此詩題契丹出境又有回旆之語自可定爲景德時所作史言十二月壬午幸城南臨河亭賜鑿凌軍綿襦詩

亦有堅冰消巨浪之語正與史合又續通鑑長編載仁宗至和二年詔眞宗幸澶淵有御製親書回鑿詩存于州廨其令刻石以藏之是此詩之刻在仁宗朝爾時潞公判大名府並未知澶州通志以爲公之所刻未知何所據也

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一名狗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石刻隸字一行云趙廿二季八月丙寅羣臣上醕此石北以晉書考之知爲石虎時所刻案晉書載記石勒以太興二年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後廿二年爲石虎之建武六年當晉成帝之咸康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還謁石勒墓朝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

至鄴設飲至之禮由襄國至鄴廣年

卽今之永年

爲必經之

道君臣會飲當在此時說文西部醕主人進客也不宜施之于君上此上醕當卽上壽醕壽皆從冎聲古字得相通假元和郡縣志以臨洺縣狗山武德五年太宗親討劉黑闥于此立營廣平府志言此山有唐太宗碑蹟余求之不可得轉獲石趙時刻石乞漿得酒亦自快意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官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案呂頤浩燕魏雜記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下有魏官彈碁局魏文帝時欸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榭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

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眞可惜摩挲聊記
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宋
時以大名爲北京今隆興寺遺址猶存仲至此詩宋詩
記事亦失采

磁州鼓山石聖臺卽金泰和二年鳳皇見處石窟內有
隋時所刻華嚴經計萬餘言字畫極爲秀整又有大字
般若經及造象題名甚多邵武楊古生太守

北漢
勾當

公事親至其地搜剔得之因拓以見胎內有開皇四年
翊軍將軍順陽郡某開皇四年王輝兒開皇八年袁子
才三造象爲最古其佛弟子字或作第或作第案古次
第字只作弟隸變作第後又轉爲第玉篇始別出第字

觀此則知六朝以前第第二字尚通用唐以後乃判爲
二字矣其次字作次妻字作婁皆當時別體字

孫淵如觀察寰宇訪碑錄載宋政和三年宗城縣新學
記金正隆三年宗城縣新修宜聖廟記皆注直隸大名
余在大名求之不得因考宋金之宗城縣卽今廣平之
威縣乃檄威縣校官訪求則二碑俱在學中推拓以歸
蓋宗城在宋爲大名屬縣金改屬洺州又增置洺水元
初省宗城入洺水憲宗二年自井陘移威州來治至正
中省洺水入威州明初降爲縣我

朝因之觀察但見宋史地理志宗城爲大名屬縣卽謂
碑在大名失之矣

大名縣志載府城西南隅普照寺乾隆四十七年居民掘土得元總管劉珪墓碑余于寺內外求之不獲郡人亦無知其事者竊意出土未久何遽斷毀無存及觀明邑人張銓五鹿山房集游普照寺詩有石留元相碣之句則知志書乾隆年間出土之說本不足信詩又云松老漢人枝今漢松亦不可見然珪官總管非平章所稱元相亦誤

余在長垣蓮子祠中得魏興和二年造象面作一佛二菩薩背有銘文八行行十字又一行二字共計八十二字日維大魏興和二年歲次庚申佛弟子程榮以去天平二年遭大苦霜五穀不熟天下人民餓死者眾榮見

此苦卽發洪願死者生天生者飽滿奴婢者解脫復願龍王懽欣雨澤以時五穀豐熟萬民安樂常行善福坐上左側題名三行行六字曰施石主程昌犁邑子程子高同邑子程崇同造案興和爲東魏孝靜帝第三改元天平亦孝靜年號去天平二年中遭大苦霜云者蓋是年隕霜爲災魏書孝靜紀天平二年但載春之旱而不紀秋之霜蓋史書之漏略矣漢樊毅復華下租田口算碑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白石神君碑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爲無極山求法食此云去天平二年猶用古句法銘文苦字作忝行字作行皆當時別體字其穀字作榮雖見山海經及尙書大傳然亦隸變之俗體也此

像今供養十經齋中又有興和四年造像碑在黃門里作邨大留寺銘文刻于碑陰云大魏興和四年歲次壬戌十一月五日大吳村合邑一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堰夫予津澄口幽岸淵崇自非洞識真假明鑒生滅焉能開心口像敗悟修立云云遺詞秀雅自出當時文士之筆惟磨泐過半不及此象之完整堰卽軀字

余在曲陽得一造像文曰大齊武平四年歲在癸巳五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邑主尼法元等敬造思惟一偈上爲皇帝陛下復爲七世師僧父母下爲一切衆生俱時成佛都維那輔仲邕維那蘇世望中正梁貳洛埒顯法想邑人劉清零段伯儒石仲邕蘇景珍周醜奴薛多

寶賀若方伯邱奚倪梁念學元子讓奚顏淵叱干業洛
楊德正白善德李子明彤子才輔阿暈案魏書釋老志
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
齋都維那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翻譯名義集維是
綱華言也那是梵語譯爲知事蓋卽今之僧綱司然觀
北朝碑像都維那維那皆不盡以僧爲之北齊官制州
郡縣皆有中正其秩在丞之下功曹之上見隋書百官
志偃卽軀字之別軀偃皆從區聲北朝造像中或作偃
或作軀猶得六書同聲相假之意埒顯法想當是二僧
名埒卽靜字後漢書崔駰傳埒潛思于至蹟注與靜同
暈卽暉字零卽靈字姓氏書無形姓蓋卽邢字二字同

聲相假隸釋梁相孔耽神祠碑消邢瘦腊隸續防東尉
司馬季德碑消邢幽門皆以邢爲形此蓋以形爲邢北
齊書邢邵字子才此邑人名偶同其字非卽邵也

又在正定得一造像文曰元烏元年十二月廿一日佛
弟王壽君上爲國祚口口哈亡同敬居家眷屬恒歸佛
界說文無哈字篇韻皆訓爲魚多兒淮南子汜論訓嘗
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注哈口也義皆非是此蓋合字之
別耳佛弟下奪一子字六朝造像字畫工整者極妙此
像恠憚尤甚諦視之方可辨識然一種古拙之趣斷非
近人所能廣造與前武平造象均攜歸十經齋中此象
今贈女夫韓小亭農部

秦華
矣

諸城劉燕庭太守

喜海

嘗于正定得造像一區文曰大

隨開皇十六年歲次丙辰四月癸未朔八日庚寅青信
仕佛弟子李鍾葵妻馬怡爲亡女箱如敬造觀世音石
像一軀願亡者生天現存受福隨字作隨與開皇十二
年杜乾緒等造象銘正同是見去是爲隋之說之謬青
信仕卽清信士北朝人名鍾葵者甚多此亦其一郎仁
寶楊用修僅引北魏堯鍾葵陋矣魏書刑法志有張智
壽妹容妃民女稱妃當時不忌此像燕庭已攜歸山左
諸城李月汀太守

璋煜

寄余北齊尼道榮塗金造象拓

本佛坐有銘數行云大齊河清四年歲次乙酉二月甲
寅朔一日甲寅比丘尼道榮爲法界衆生敬造供養共

三十三字案河清爲北齊武成紀元其四年乙酉當陳文帝之天嘉六年周武帝之保定五年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正月甲申朔此云二月甲寅朔與史正合惟北齊書武成紀河清四年有正月辛未幸晉陽之語二月甲寅朔則正月不應有辛未恐是辛亥之誤資治通鑑陳文帝天嘉六年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等詣突厥逆女考之周書則爲辛酉今觀此象益信通鑑辛丑爲鑿然誤字也金石之有禪史學如此其文寅作寅榮作榮皆別體字惟日作○猶存古篆遺意

大興徐星伯舍人松嘗以唐王仲堪墓志銘拓本見示其石卽爲星伯所藏首行書唐故監察御史口行太原

王公墓志銘并序撰文者爲族弟盧龍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叔平不著書人名字或卽叔平所書歟大畧言公諱仲堪字仲堪其先太原人五代祖冲徙居幽州安次縣又爲邑人弱冠爲燕趙間人本道廉察使賢而薦之西游太學大厯七年進士擢第解褐授太原府參軍事丁太夫人憂服闋本道節使奏充節度使參謀拜監察御史十二年冬十一月奉使于蒲春二月旋車自蒲旅次雲鄆以貞元十三年二月三日暴殂于望巖之傳舍年六十有四二月十七日殯于薊東之別墅以其年四月六日遷神于薊縣燕夏鄉甘棠原云云首行御史下一字當是裏字唐書百官志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

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下官亦如之蓋肅代以後藩鎮跋扈諸使寮佐皆辟自幕府無復命自天朝故仲堪與叔平皆以幕僚遙拜監察御史又百官志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日風俗秋日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神龍初皆廢此云本道廉察使者蓋開元後節度皆兼觀察採訪等使故猶存廉察使之名而與武后時之廉察不同所云十二年蓋卽貞元之十二年春二月卽十三年之春二月是時幽州節度使爲劉濟河中節度使爲渾瑊蒲爲河中治所仲堪蓋奉濟命使于瑊歸歿于道耳文又有我相國彭城王方任以參贊厝謀之語

舊唐書劉忬傳子濟貞元中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有相國之稱而不言封彭城王則史之漏略也相國字跳行書厝謀空二格正如錢辛楣少詹所云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度不知有天子者舊史言貞元藩鎮騷蹇惟濟最務恭順猶儼然帝制自爲則其他更可想矣文中別體字甚多難以更僕惟廟之作厝則本說文古文而少變耳

唐李靖碑磨泐已久善本絕少溧陽秋筠莊上舍

榮見

得一剪裱本較金石萃編所載多五十六字亦有萃編有而此本無者則剪裱時脫落也集古金石二錄皆以碑爲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碑陰游師雄跋亦同今撰書

人姓名均已磨滅不可考此本撰人結銜存侍中高陽郡五字案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七年封高陽縣男顯慶元年冊拜侍中三年進封郡公則此高陽郡三字下撰字之上當爲開國公許敬宗六字敬宗進爵在顯慶三年金石錄以此碑爲顯慶三年五月立正與史合石墨鐫華云碑下半磨泐上半完好考金石錄爲許敬宗撰王知敬書云云似趙子函亦未見此五字者則此本尙在明中葉以前矣

石門方鐵珊參軍

廷珮

寄余古銅器一以建初尺度之

長三寸有半廣一寸有半尚有穿孔廣半寸正方可安柄末兌有刃面欸識四字曰秉仲作用背文作斧形

鐵珊題爲周小鉞余考其形制與鉞殊不相類且鉞亦不應如是之小此器全似今木工所用之鑿殆卽古之

鑿也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從金鑿省聲

段先生謂穿字上應有所

以二

又云鑿小鑿也從金斬聲廣韻十九鐸鑿鑿也鑿

義本訓爲穿

廣雅釋詁

以其器可以穿物故命爲鑿而器又

自有穿竅亦得名爲鑿古人制器造字其義精矣鐘鼎

文仲皆作中此從小篆作仲廣韻鑿字注引古史考云

孟莊子作案莊子天道篇輪扁釋椎鑿而上乃在齊桓

公時是孟莊子之前卽已有鑿此秉仲不知何時人文

近小篆其在周之末造歟薛氏欵識所載商秉中鼎秉

中爵篆法甚古與此秉仲必非一人

海豐吳子苾編修

式芬

寄示漢雙魚洗拓本中間款識

二行云建安四年七月造作口大吉羊富貴謝張宜用

作用下用字中從牛不從干與隸續中平獸洗款識第

九字同洪氏亦釋爲用字案金石書所載漢洗款識有

誌歲月者如陽嘉四年中平三年之類是也有記地名

者如朱提造堂狼造之類是也有用吉語者如大富貴

宜子孫之類是也惟積古齋款識內一洗有董昌器三

字又有一器有吳師作字翁氏兩漢金石記中平二年

洗有富世造字與此之謝張宜用皆識姓名

隸續董氏二洗一款

日董氏雅好一款日董氏器有姓無名

蓋彼皆係官器此與董昌諸洗乃

民間私器耳東漢禁二名作器者謝姓張名宜用猶言

寶用或以張宜爲名非也漢洗花紋或禽或獸而雙魚爲尤多後世磁銅諸器率描雙魚實昉於此春渚紀聞乃謂晉出帝獻魚盆于虜主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用其遺制云云小說無稽抑何可笑

余近得銅熨斗一枚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高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養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于跗上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尙方造銅熨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

以太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後魏孝文帝皆有
三年惟後魏孝文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太而此文爲
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
官校尉中左右三尙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鎰款識卽
有中尙方造之文是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尙方通典職
官云漢末分尙方爲中左右三尙方魏晉因之是也淮
南齊俗訓炮烙起于熨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注曰熨
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此與今高
誘注異與御覽服用部所引許慎注同而加詳蓋卽叔
重注文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爲大
熨斗以火熬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服用部引通俗

文火斗曰熨是熨斗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餐餐本獸形不知何以名爲人說文火部熨從上案下也从尸又持火以尉申繪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慰本从尉得聲故慰熨二字通用隋書李穆子渾傳尉遲反于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週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遂令渾入京奉熨斗于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天下可見六朝以前尉斗皆作慰而此又省火爲慰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

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案此則當日內府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欸識因有刁斗之疑耳文曰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秤之僅一十九斤每秤漢器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

余又得古削一枚以建初尺度之長八寸三分脊微偃身屈刃在內刃下安拊拊末有鐫欸識六字曰法通齊國八史案考工記築氏爲削鄭注今之書刀禮記少儀削授拊注拊謂把博古圖此器題曰刀筆史記蕭相國世家于秦爲刀筆吏猶孔子世家言筆則筆削則削古人刀以書竹簡筆以書縑帛刀筆自是二物惟後漢書

劉盆子傳注以爲一物非是自應仍題爲削說文鷹部
灋刑也平之如水鳥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法今文
省金古文段先生曰許書無言今文者則重文法注當
作古文省金又古文之重文今此器又省水作忝與齊
刀法字相同可證齊刀或釋作吉或釋作寶皆誤齊字
作永亦與刀文齊字相類劉向戰國策序云本字多誤
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可見古文齊字正如此
作所以誤脫其半卽成立字若如小篆齊字脫半不得
成立字矣國字作或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一一地
也口部國邦也從口從或段先生曰或國在周時爲古
今字古文祇有或字旣乃複製國字鐘鼎文國字率皆

作或齊國諸史見春秋傳有太史南史此云八史蓋左
史右史外史內史之類莫得而詳焉博古圖刀筆無款
識積古齋據陳秋堂揚本僅一子字此器乃有文六字
尤可爲寶器刃長七寸拊與鑲共一寸三分戴東原考
工記圖乃刃拊各均又不著鑲甚誤以戴氏之宏通因
未見古器致有此謬金石之有神經學如此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藏一鏡名眞子飛霜背上花
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眞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今
歸阮雲臺相國師積古齋中錢別駕以眞子爲鑄鏡人
名余謂不然趙德麟侯鯖錄云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
眞子飛霜四篆字當卽此鏡惟彼爲篆書而此乃隸字

蓋當時所作不止一鏡耳貞真古通字貞子飛霜疑卽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六朝好于鏡背模範古人西溪叢語言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云云此鏡蓋卽其類余近亦得一鏡背紋有二人問答之狀上題三行每行三字以左行迴環讀之乃孔夫子問曰榮啟期答九字亦六朝鏡也

余近得唐鏡二枚其一徑八寸八分內層花紋作海獸形外層篆文銘三十二字曰湛若止水皎如秋月清暉內融菱花外發洞照心膽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無

洙其一徑八寸三分內層花紋作龍鳳形外層楷書回
文銘三十二字曰盤龍麗匣舞鳳新臺鸞驚影見日曜
花開團疑壁轉月似輪迴端形鑿遠瞻照光來二鏡製
作精緻篆法楷法俱極妍妙錢獻之浣花拜石軒鏡名
集有此二圖一題唐海獸鏡一題唐盤龍舞鳳鏡花紋
尺寸銘文皆不差毫髮蓋卽錢氏所藏之物也

余舊藏端硯一方以今尺度之長五寸廣三寸四分厚
一寸三分面微凹底空溫潤落墨形甚朴古右側銘款
曰爾之量能藏八斗才爾之腹能著萬里官吁嗟乎瑞
舍千古斯文之助凡論硯質堅潤爲上乘此硯兼而優
之珍賞文房魯直四十八字左側銘款曰日落萬川澄

澄秋水色比曉山凝煙而紫几席相親君子友契金玉之交永寶無替黃庭堅珍藏三十七字銘作盤空硬語字亦瘦勁有神其爲涪翁舊物無疑惟銘詞不載山谷內外集蓋古人偶然漫興之作未必盡皆錄彙耳銘有著萬里官之語當在謫居宜州以後此硯余常攜之行篋中

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卽孔子畏處余爲作匡城考曰案論語子畏于匡或以爲衛地或以爲宋地其以爲宋地者蓋據莊子秋水篇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及說苑雜言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云云韓詩外

傳亦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其說與劉向同而不言宋弁不言匡夫百家之言率多抵牾與其證之于諸子不如考之于六經宋大夫之有匡簡子不見于春秋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預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匡爲衛地承匡爲宋地宋有承匡而無匡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莽曰長固注引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續漢書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囚此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是唐以前皆以孔子所畏在衛

之匡城惟小司馬史記索隱誤信王肅家語偽孔安國注以匡爲宋邑太平寰宇記云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游此城匡人誤謂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跡猶存始以承匡匡城并爲一談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郡國志亦云襄邑有承匡城注引地道記曰在縣西是樂史所指之古匡城卽圈稱等所指之承匡城後人或單舉匡字因亦有匡城之目而與春秋時之匡邑無涉且孔子轍環游跡莫詳于史記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世家云魯

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或譖于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于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年表則至衛在定公十三年至陳在十四年過宋在哀公三年雖不免稍有異同然孔子去衛先適陳而後適宋其歲月尙班班可考當定公之時又焉得卽過宋之匡邑而爲宋人所圍乎又案世家言孔子去卽過蒲卽之云者並不信宿之謂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匡城縣故匡城在縣西南十里是匡之距蒲僅二十五里故去匡

即可過蒲若襄邑之承匡則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內距
蒲甚遠何由卽過西河毛氏又據左氏傳句須爲匡宰
謂魯亦有匡邑陽虎嘗暴宜在魯地不知孔子陽虎俱
爲魯人果在魯之匡邑豈應疑似而誤其爲臆說更不
待辨矣

潘芸閣侍郎師視學畿輔崇尚經術士風爲之一變按
試保定時嘗以尙書平章百姓解命題學者多不得其
說余爲擬作一篇云堯典平章百姓集傳以爲畿內之
民固屬非是僞孔訓百姓爲百官雖本韋昭周語注然
韋注復有官有世功受氏姓之語而楚語注亦云百姓
百官受氏姓者也非如僞孔竟以百官爲百姓孔氏正

義謂卽百官族姓是亦知傳說之不可通史記五帝紀
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蓋本楚語觀射父
所云王公之子弟徹其官者物賜之姓其解百姓二字
最爲明確至平章鄭本作辯章史記作便章采古辨字
平乃卅字之譌辨便聲相近惠王諸家已詳著其說姑
弗具論惟堯平章百姓之事見于載籍而說尙書者皆
略而弗詳案詩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
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
契爲子稷爲姬臯陶未聞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
堯賜伯夷姓曰姜禹姓曰姁契姓曰子稷姓曰姬著在
書傳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尙書注辨別也章明也因

生賜姓卽所謂別而明之猶九共書序別生分類傳生
姓也別其姓分之義明乎此則百姓之非卽百官而鄭
其類使相從氏父子兄弟一語可以瞭然矣

崇明施樸齋大令

彥士

世業崇邑之沙船戶道光六年

以孝廉督押海運米石敘勞得官會宰內邱有惠政勸
民鑿井灌田邑無旱乾之患今沒于萬全任所內邱民
爲位而哭所著有海運芻言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儒
生之有真實經濟者大令通中西算學推春秋日食朔
閏極爲詳密又著讀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多所發明
讀孟質疑內靈邱考一篇據魏書地形志以爲靈邱在
今東鹿之境足破鄆道元張守節諸家之惑尤爲先得

我心今錄于此齊邊邑有靈邱不獨見于孟子史記亦

屢及之矣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田敬仲完世

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

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

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

靈邱趙邪卿注孟子但云齊下邑惟地理志代郡有靈

邱應邵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

注及史記正義遂以此當之無論齊境不得至代而趙

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以爲卽漢清河郡之靈

縣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

邱故城顧亭林閻百詩輩皆以爲未明其據闕所疑焉

案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鄴縣有靈邱今保定府南二百

五十里東鹿縣縣東有鄒縣故城洵青齊之門戶中夏之屏藩也所疑者蘇秦傳以清河爲齊趙之界正義注爲貝州在今夏津而鄒縣靈邱斗入西北二百餘里難遽定爲齊之邊邑耳然水經注明云禹播九河至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則齊境西北當跨徒駭初難限以夏津且趙武靈王十六年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則中山未滅齊境西及東鹿可知矣又世表湣王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四十年趙取齊昔陽則齊境且跨今之正定府晉州西南境矣而東鹿靈邱尙在其東南數十里其爲齊之西北邊邑也夫何疑

近日畿輔詩人以大興李子文孝廉

雲章

爲最詩格在

茶陵北地之間其人品尤高嘗銓注撫寧校官不赴令
子鐵梅編修嘉善視學滇省亦不就養主講恒山書院

垂二十年朝齋暮鹽唵嘯不輟其他雜文駢體無不工
妙近更潛心治經余過真定時出其所著咫聞齋筆記
相質中間解論孟數條尤爲精鑿今錄于此 子張學

干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張問干祿集注引程子
曰若顏閔必無此問則學字乃問字之誤耳漢書公孫
宏傳好問近乎知云云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知以
下皆禮記中庸之辭今中庸作好學近乎知則學字亦
問字之誤 曹交趙注曹君之弟王伯厚謂左傳哀公
八年宋城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交蓋以國爲氏者按

大戴禮記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五曰安氏爲曹姓又云曹姓者邾氏也三國志注引王沈魏書謂曹姓出于陸終之子周武王封曹俠于邾而公羊傳云邾婁後名邾乃曹姓曹交卽邾君之弟也趙注曹君蓋傳寫偶誤耳山徑之蹊間趙注以山徑爲山之嶺法言吾子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注山中絕也說文山絕坎曰陁則陁乃陁字之別體又假爲徑集注訓徑爲小路則與蹊字無別若此之類皆不減閻潛邱四書釋地

蒙古博西齋洗馬

明

爲元代後裔有西齋偶得一書中

論遼金元掌故頗足以資考證今附錄數條于此遼爲契丹金爲女直案契丹本名乃契塔特女直係由女

眞由朱里眞迭改其本音乃朱里扯特見元秘史蒙古
文今蒙古人猶以是呼之 蒙古呼漢人爲契塔特蓋
蒙古初爲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夏
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 西洋
呼中國爲古代蓋亦契丹之訛 金元子姓于今繁矣
遼去金未遠何至靡有子遺耶律金史本作移刺元湛
然居士集亦然案遼亡其後分而後二一入西夏一入
金今之伊刺里氏其族衆矣豈非其裔耶 元秘史稱
西夏日唐兀然則吐蕃之爲唐兀特久矣但未見于載
紀耳 元史稱帝姓奇渥溫秘史載孛敦察爾自爲孛
爾只止歹氏此亦如中國姓氏之別蓋各蒙古之類凡

十數皆出自奇渥溫姓帝自爲孛爾只止歹氏以別之
孛爾只止歹其先世之名也蒙古不諱名其來久矣今
蒙古元裔皆博孛爾濟只吉止特歹氏而姓確特確北
音作平聲卽奇渥亦平聲二字合溫其餘音當日譯言
之訛耳 蒙古最重族姓分爲二種骨曰白曰黑曰白尊
而黑卑自主而黑奴也今之白骨者二姓曰博爾濟吉
特帝裔曰烏浪漢濟爾默后及駙馬裔也自昔北國皆
與一姓通婚姻拓跋氏之呼延耶律氏之舒穆魯舊作述律
今元初之鴻吉哩皆然 予前辨金遼國名
舊作弘吉及蒙古族姓嗣復得特字之義猶言衆也如左氏所稱
諸姬諸任之類元時猶多諸王之稱亦可旁證近復有

謂博爾濟吉特與博爾濟錦有別者蓋未知乎此也洗馬爲座主穆鶴舫相國師之外祖沒後無子相國嘗刊其遺稿自爲駢體文序之中一聯云拾洲邊之香草不墜餘馨覩曙後之零星又添數點比事雅切遣詞哀豔而西州慟哭之情更溢于楮墨矣

狄道黃壬谷大令

青柳

作破邪詳辨一書敘邪教之源

流甚悉余謂今之邪教卽古之喫菜事魔宋方臘以左道惑衆擾亂浙東方勺泊宅編載其事較宋史爲詳勺之論曰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

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于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穰斂以逞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不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是當日此風特盛于兩浙今則直隸山東爲尤甚而直隸一省之中又以清河鉅鹿爲尤甚考宋史明鎬傳貝州賊王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

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而州
史張巒卜吉立其謀黨連德齊諸州僭號改元旗幟號
令率以佛爲稱云云今邪教中有三佛輪流掌教之語
實本於此清河古貝州地鉅鹿又卽張角之故里宜其
習染之污數十世猶未泯也若輩流傳既久勾結亦深
牧令坐視而不問則涓涓不息終成江河稍蹤跡之又
恐滋蔓難圖甚至激則生變故雖銀手如斷之吏無不
智勇俱困泊宅少翁云不急不怠銷患于冥冥之中者
良有司也洵知言哉

磁州崔府君廟自宋以來靈禱昭著泥馬渡高宗之事
見于南渡錄宋史宗澤傳乃云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

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府君廟甚靈
可以卜玆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此本
于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小記諸書樓攻媿中興顯應觀
記亦著其說方知俗說之不可信府君名字不可考建
炎以來朝野雜記以爲漢之崔瑗亦承俗說之誤惟樓
攻媿記辨論最詳記云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
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
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
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
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
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

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案舊碑爲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云云費袞梁溪漫志亦云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是當時皆知其誤明人崔府君實錄又謂府君諱珪字子玉以漢人之字加于唐人之名則尤不足深辨矣

交翠軒筆記卷二

嘉興沈濤鑾

大名甲族首推成氏明首輔文穆公崇禎朝爲名相嗣君青壇少傅入我

朝亦登台鼎子姓繁衍甲第連雲近稍陵夷衰微矣文穆公以不附魏闡落職起用時首請召還高陽孫文忠公古稱薦賢爲賢識量已加人一等長洲文文肅公序公雲石堂集卽以文忠爲比洵非溢美余嘗謁公祠賦詩曰相業高陽孰並論崇祠展拜此沾巾八千女鬼何爲者五十綸扉大有人拄笏屢迴天霽色騎箕幸避海揚塵只今雲石空堂裏想像當年乞退身錢唐吳更生

州倅長卿

和云赤肩青犢太披猖幾見傳芭禮國殤時

事關心追李峴邊才有疏訟陳湯早知金虎同秦亂差
免銅駝歎晉亡廢井頽垣蕭寂甚行人猶認午橋莊公
名基命字靖之明史有傳

成文穆公孫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屢試不售入貲爲
主事性情沖逸不耐一官嘗從阮亭山薑牧仲諸公遊
爲詩古澹幽雋有學詩獨嗜山薑詩之句其格亦雅近
山薑所著謨觴館初二集吾鄉竹垞太史爲之序稱其
不喜爲七言近體過邨亦自言不善爲七律然如幾點
晴嵐依遠寺一聲煙磬落疎林佛燈寂似秋霄月僧貌
癯如古院松自非天機清妙者不能道也

過邨有城西村舍詩抱郭長河曲沿流老屋低垂楊千
木合好鳥百般啼牧笛煙中遠漁罾雨外齊爲農吾願
畢卽此稱幽栖河濱宜淺夏雨過綠生波樓上收帆影
窗間倚棹歌風萍穿鴨陣煙柳度鶯梭向晚此隄上披
襟逸興多短垣圍薜荔經日獨扃扉風徑榴花落茆堂
燕子飛詩聊紀時事奕不動心機信廊華胥路茶香醒
夕暉有田皆繞舍一姓自成村飢雀啄場噪羣兒浴水
喧離離桑椹熟濺濺黍醅渾泥飲皆農父柴門初月昏
讀此四詩地偏心遠令人神往余嘗訪其遺址不可得
矣

過村嘗有洗竹圖爲廣陵禹慎齋之鼎筆又有空山獨

往圖爲海虞楊子鶴

晉

筆二公繪事皆入神品而此二

圖尤爲得意之作

國初諸老輩題咏甚多其家初以

先人遺照不肯貨後乃以重價購得之過邨集中又有
自題梅塘放棹圖詩云等閒倩得到耶筆寫出心閒夢
裏圖所謂劉郎者不知何人其圖亦不知流落何所

洗竹圖有宋牧仲題二絕句云翦得瀟湘萬點煙秋池
坐聽玉聲寒還呼阿段閒刪掠併放青山共竹看濃綠
檀欒帶雨移分栽不遣醉中知常時詩興憑撈撥肯聽
兒童作簪箕又有王阮亭題四絕句云何處洗心兼洗
竹明玕萬箇照清流據梧支策非吾事心在瀟湘五月
秋曾汎長沙萬里船離離斑竹雜湘煙鷓鴣啼處風吹

雨憶泊黃陵古廟前蕭瑟寒塘但竹枝長橋屈曲帶漣漪持竿不是因魴鯉要斫青光入楚辭吾家玉版新書屋修竹如椽翡翠多待得子安長嘯賦今朝門雀不須羅數詩二公集中不載

過村弟文昶字爾長號南陸嘗宰江右湖口以忤上官罷歸閉門養拙論薦不起其高致可想生平以畫竹擅名余嘗得其枯木竹石一幅瀟灑出塵可稱逸品上有題句云凌霄喬木飽風霜翠篠娟娟弄影長添築杉皮兩間屋煮茶聽雪坐焚香

過村之祖名光號仲謙青壇相國次子嘗官湖廣武昌道詩不多見席居中昭代詩存選其百泉夜坐一首有

人影倒移波底月山光曲抱樹中樓之句亦是清穩可

誦

國朝初年元城黃美中

傳

志伊

任

吉羽

儀

爲明相國立

極之孫舅弟皆有能詩聲福清魏惟度憲選百家詩但錄美中志伊而不及吉羽其實吉羽之詩高出二子遠甚如沈子遷園亭云疏泉深鑿影疊石峭生雲宿牛首僧樓云片煙忽割半坳失孤月能令諸壑閒皆能力求生新不落蹊徑

永年張覆輿

蓋

明時諸生與申胤盟同學齊名甲申後

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跡穴而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人潛聽之時有泣聲蓋古之傷心

人有托而逃者歟。晁盟選其詩若干首刊本。久佚。余按事洺州。因訪得之。實可與聽山相伯仲也。晁盟序中稱其得少陵神韻。余尤愛其坐臥總無心。閒雲衣上通歸來。煙靄中獨與樵夫遇。標格在右丞左司之間。

雞澤殷伯巖

岳

與晁盟覆輿爲平于三家有留耕草堂

集但爲古詩而不作近體格調。直逼建安。伯巖又號伯子。其父大白備兵關南。爲楊嗣昌誣陷下獄死。伯子嘗走京師上書訟寃。不報而已。遭甲申之變。與弟仲子入西山。圖舉義事。洩仲子被害。伯子逃避大行山中。以免入。本朝一出。爲睢寧令。拂衣罷歸。晁盟稱其出處似陶靖節。仲子自稱西山餓夫。卒能踐其志。有詩云。長

懷天下計猶作布衣人，可以想見其懷抱矣。

平干三子之外，邯鄲趙秋水。

漢

亦以布衣稱詩與臆盟。

覆輿諸君更唱迭和其玉暉堂詩鈔久佚余於洺州故家求得之然如漁洋詩話所載登太行詩云太行高萬仞絕磴霾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集中未載又余于大名成氏購得扇面數幅內有秋水書律詩一篇以奉成魯公者題爲三月晦日社集作詩云口熱將移夏真憐且暮春隔年相別日白髮暫歸人逝水看時序飛花逐旅塵終當隨竹杖來往釣魚津第一字已泐集亦無之則其遺佚正多矣魯公名充青壇相國之第四子。

昌黎林退思

徵韓

本閩產

國初避海寇之難挈家居

交黎之禪伏山因號禪伏山人余官平州時求其詩不
可得今于覺香師處見山人所著忘餘草如還家云萬
里從軍路還家記舊過太平經見少奇險歷來多匹馬
黃茅嶺扁舟紫帶河丈夫能不死談笑出兵戈雨夜云
獨坐聽風雨吟詩破寂寥百年真草草多病獨蕭蕭歲
月他鄉盡音書故國遙幾回愁絕倒贏得酒頻澆又蟲
聲云何處鼓鼙生戰伐爲誰風雨泣飄零行經閩中云
饒輸賦稅猶荒地但起兵戈卽戰場皆不媿杜陵饑客
耳

國初南昌彭躬亭

士望

古文與三魏齊名爲易堂九子

之一少時任俠尙氣節慕楊椒山之爲人脫黃石齋于
難甲申乙酉之際嘗依袁繼咸史可法復棄去參楊清
江戎幕贛州失守後折節讀書晚入程山與邵睿明李
萼林諸子講性命之學余于其裔孫雲堦大令玉雯處
見其樹廬文集滂薄奇肆鬱積不平之氣時時流露集
中與方素伯書擬用漢法分六曹選舉及與傅度山兵
科書論保甲及屯田法皆有真實經濟不爲理學家迂
疏寡效之談又楊文正公傳清江本末賴此以詳不媿
爲謝臯羽王炎午一輩人因題一律云鉤黨何人出范
滂遺民汐社亦滄桑義熙甲子題猶恨德祐庚申紀獨
詳生祭有文留幕府死綬無地效疆場一腔熱血憑何

灑漫說程山與易堂

國初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工琵琶與周櫟園友善櫟園被逮時過宿柏子亭鴻臚年八十有九猶鬪齒蒼音嗚嗚唱梁州調櫟園贈詩有疎卮隸事瓜瓞酒小雪留人柏子亭之句見因樹屋書影詩存賴古堂集第八卷中喬爲內邱大姓鴻臚名錫見縣志予過中邱時訪柏子亭遺址已鞠爲茂草求其子姓亦陵夷衰微賴古堂集第七卷又有中邱贈喬盤石鴻臚詩云自記叩宮青縹酒留人抱月女蘿弦青縹酒蓋卽瓜瓞酒也

天津湯厚田學博

堃

明開國功臣信國公裔孫今爲元

城校官嘗以公遺像見示題一律云百戰威名盪寇多
平倭翦勝定山河偶符茅土文丞相孰畫雲臺馬伏波
瀟灑角巾空想像飄零大樹已婆娑當年屋脊從容坐
其奈鍾山王氣何更生同作云圖中褒鄂寫儀型尙憶
河山帶礪盟衛國並時推宿將謂鄧愈甌江萬里此長城
策助應悔前言失乞退能全晚節名功狗功臣總孳戮
故將軍亦慰平生

厚田尊人名承功字熙載乾隆間曾任內邱教諭生平
詩稿甚多因時有以詩文違礙買禍者懼有不檢遂盡
焚之厚田誦其過西郊寺五律半首云秋風攜杖屢落
日叩禪關幽徑穿花入閒庭看鶴還又烏棲寧棟樹松

老不知年露濯松間月風飄石上雲一斑片羽亦殊不
減錢郎

長洲陶鳧香觀察師以左秩守大名視事之暇不廢嘯
歌嘗用漁洋秋柳詩韻詠蘆花云渺渺煙波斷客魂菰
蘆深處隱柴門寒生澤國雲留影秋老滄江雪有痕樵
徑斜通依野渡釣篷低壓傍魚村出塵素抱偏高潔紅
紫原難一例論薄宦頻年鬢漸霜思歸日日夢橫塘簾
移紙閣塵生鏡秋畫萱幃字滿箱飛絮渾疑寒食節采
蘋分薦水仙王停舟有客秋多感一曲琵琶出教坊萬
花飛雪點征衣杏苑春游境已非笠澤叢中窮士有玉
堂天上故人稀傳神慣配芙蓉寫

蘆花芙蓉圖
蜀黃荃畫

抱節難

隨柳絮飛卻媿蕭寒常作郡鳴笳出塞壯心遠瘦影搖
風祇自憐霏來玉雪淡含煙鈍寒秋水叢抽劍夢繞春
雲被擁綠

楊維禎詩被擁
蘆花夢繞春

是處緯蕭傳曲港有人吹管

送流年授衣乞借窮檐暖多少哀鴻尙澤邊余和之云
疑是楊花驟返魂飛來應不近朱門城頭簪策催霜信
江上琵琶感淚痕身世久拚尋獨釣煙波何處認前村
無心悟到交蘆諦好共空山老衲論那堪吟鬢點吳霜
鄉夢洞溪上下塘客被寒生初解襪兒衣暖去不盈箱
月明小艇來漁父潮落空灘上蟹王載酒江湖舊行卷
已教刊徧睦親坊

余寓淮時
有蘆屋集

藉袞橋畔水田衣不爲尊

鱸歎昨非泊宅一編書儻就楓江五字句應稀秋光瑟

瑟和雲冷絮影濛濛作雪飛窮士此中藏未得大裘十
丈願偏違自來高潔少人憐占斷荒波萬頃煙冷豔直
教鷗失素短芽猶憶雀披緜陂塘買得知何日紙閣幽
棲亦有年朔管橫吹蛙雨部莫傳消息到鷗邊同時和
作甚多以更生及磁州張湘東茂才

金管

曲阜孔石藻

大令

昭焜

爲尤佳更生詩云夢斷梅花紙帳魂小橋流

水近柴門數枝搖曳秋無主一片冥濛月有痕步履何
人尋古渡艤舟此夜宿荒邨嗔情未肯閒拋卻好向煙
波釣叟論何來青女暗飛霜槭槭酸風度野塘漫說織
簾安紙閣可忘絮被疊巾箱根浮淺水藏魚婢影落平
沙護雁王一種秋光誰惜取名花豔說善和坊忽驚絮

影點征衣瞥眼春光認已非苦竹叢生相掩映冷楓初
落賸依稀籬頭瘦蝶難成夢湖面馴鷗亦倦飛擬向西
溪閒買棹訪秋祇惜故人違拒霜同調劇相憐漠漠寒
江散遠煙風信繫時凝白醖日華浮處借黃絲春波漾
影當三月朔管橫吹又一年猶記糝枝紅蓼外遙分冷
豔到溪邊湘東詩云栩栩蒙莊化蝶魂藤蘿虛掩舊柴
門花因水逝長留恨鬢被霜摧半染痕難忘垂簾同紙
閣不堪擬笛到山村春來茅短陳根活未許榮枯一例
論生成弱質耐微霜顧影蕭疎照野塘糝雪偶黏青箬
笠絨雲誰疊縷金箱釣磯何處尋新婦葦渡從今禮法
王打漿縱迎桃葉在月明愁過大功坊館繞秋聲換客

衣空歸瓊珮是耶非拒霜畫裏傳神久倚玉宵來入夢
稀墮葉預愁明鏡暗將雛偏羨野鷗飛謝庭詠絮渾如
昨白首同心願竟違不受人憐祇自憐迷茫洲渚暗籠
煙香遲蟾窟羞彈缺秋冷牛衣感絮絲北雁重來纔幾
日西風一墮又經年玉臺舊事青衫淚分到鷗波夕照
邊石藻詩云藤蘿交映最銷魂難忘臨沂舊幕門黃葉
飄零霜寫恨青衫憔悴淚流痕秋聲何處開新館江月
于今失故邨輕箬短蓑歸去好一蓬煙火與誰論暗影
霏霏兩岸霜不搖輕槳向迴塘漫言驚雁能防嫩畢竟
牽牛畏服箱飛絮年華悲棄婦交蘆妙諦悟空王合江
亭水清如昨夢斷西川濯錦坊比戶裝縣記授衣河陽

花事到今非白蘋。駘蕩銅絃急。紅蓼蕭疎。畫舫稀入目。
錯疑梅似雪。驚心又是雁初飛。鱖魚隨處肥。堪買杏苑
探春舊侶。違丰茸翠。菸可人憐。曾向春池簇淡煙。入夜
嚴風秋瑟瑟。憑欄羈客恨。縣縣吹葭。何必諧新律。然荻
猶堪憶。往年無限天涯搖落感。月明常是大湖邊。時湘
東正悼亡石藻。以事落職。故詩中各有寄托。

余及瓜時。吾鄉陸費春帆觀察

泉

來代見蘆花唱和詩

亦依韻作四首。云秋殘幾度訪騷魂。曾記揚舸過郢門。
島嶼漸平湖有信。水雲如夢月無痕。阻風中酒知何處。
回雪飛花又一村。多少琵琶江上怨。黃蘆苦竹不堪論。
漫誇清節傲繁霜。占斷南湖二頃塘。貪擘輕縣成大被。

閒拋冷筍疊空箱久辭畫漿根和葉不識烏衣謝與王
爲問小長蘆畔釣幾枝衰柳碧漪坊萍踪猶未遂初衣
青鬢華年已漸非一飯難忘窮士感扁舟欲載故人稀
茗溪晚唱尋漁隱笠澤秋心見鷺飛祇惜雁銜雲外去
高寒終與世情違搏沙小聚劇堪憐眼底芳菲未散煙
荻筍抽時宜買醉楊花飄盡又吹簾簾垂紙閣移家日
笳動旌門出塞年待趁河豚春水上披裘大澤浩無邊
余與觀察皆鳧香師門弟子先後同官一時稱爲佳話
余大名書院試士以和月泉吟社春日田園雜興命題
和明經清韻一律最爲合作詩云六枳籬疎徑曲遮攜
鉏抱甕足生涯偶因松粉開茶幔欲把榆錢質酒家聽

到提壺剛布穀種來吉貝強名花鄰翁社散扶殘醉數
徧歸牛日已斜余亦擬作一首云蒲芽短短柳依依雨
足郊原麥漸肥新水陂頭聞射鴨夕陽村落競呼豨采
桑女浴紅蠶箔荷鋪人歸白板扉正是故鄉農事起當
年深悔裂荷衣

又以姜白石琵琶仙詞春漸遠汀洲自綠七字命試帖
題先擬作一首示諸生云春遠苕溪路詞吟石帚仙碧
痕初蘸水綠意漸生煙一翦蘋香暖千條柳色妍淒迷
芳草岸掩映夕陽天陌上嘶金勒橋頭繫畫船鄉心啼
鳩後歸夢落花前南浦情何極西洲曲更傳踏青殊未
晚莫悵杜樊川鳧香師以爲深得唐人試律三昧和生

育有句云懷人桃葉渡送別木蘭船亦有神韻

山陰吳梅梁少空

傑

與余同爲詁經精舍生皆受知于

阮相國師少空幼有神童之目而余髫年亦忝竊時譽
嘉慶庚午同領鄉薦少空後成進士由翰林游登卿貳
余風塵蹴躡迄今猶淪落一麾飄茵飛溷賦命不齊良
可慨已今年少空書來加餐之外兼及歲民無恙余因
作二絕卻寄云雞舌含香事早朝翩跹一鶴竟冲霄建
章門外千條柳可似西泠第幾橋京兆堂堂挽不留少空
曾任京兆二年關心三輔尙先憂報書爲慰蒼生念十斛今年
麥早收少空未第時賦西湖柳枝詞有折來欲縮同心
結無奈相逢是斷橋之句爲王述葺司寇所賞故第一

首云然

仁和顧涑園太守

光

乾隆年間官清豐知縣是時賑務

多侵冒太守獨盡心經理實惠及民全活甚衆遺黎至今猶稱道弗衰更生嘗誦其桃枝詞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之句以爲嗣響鐵厓水心柳枝橘枝
諸作余嘗見其橘頌堂集此題共有四首俱叶縹緲之
音今錄于此詩云湖裏鴛鴦水自香小青墳上踏春陽
桃花未向東風笑已有行人爲斷腸春草青青新婦磯
水仙祠下鷺鷥飛郎船空載春歸去不待桃花結子歸
昨日中酒今日游日日醉歸湖上頭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吳中阿孃工刺船獨來渡口與門前

柳枝唱罷竹枝唱若唱桃枝更可憐

山陰葉蓉庵

雷生

明崇禎壬午舉人

國初時宰清豐

有湘滁草行世其詩長于擬古嘗云漢魏以前當法其章句可通者今見作者以脫落錯互意不相屬爲近古則是操觚之士必殘形去目而後爲左氏龍門也真可爲俎豆歷下者下一鍼砭毛西河稱其放懷徒歌自爾隱心惻脾良非溢美余愛誦其竹枝詞云雲駢惜別思茫茫門外烏啼漸曉光惆悵起來渾似夢櫻桃花下打鴛鴦又湖上曲云木蘭花下月光微近水朱樓照解衣今日重來真似夢半塘風雨送僧歸清麗不減唐人長白文遠臯中丞師視學浙江時余髫年應童子試中

丞命背誦十三經默寫文選木元虛海賦補博士弟子
員延譽公卿有再來人之目知己之感迄不能忘中丞
正色立朝性不諧俗撫豫時爲忌者所中落職 今上
登極以副都統銜授駐藏大臣竟歿于藏余爲位而哭
服心喪者累年中丞熟精選理詩筆陵轍鮑謝余嘗求
其遺稿不可得今年備兵沮上中丞從子廣雲濤大令
剪 適宰大名出示中丞赴藏時紀程詩鈔亟錄二首以
志辨香冷磧作云山勢週四圍溪喧繞其麓環山一徑
窄沿溪數往復臨崖援欲眩赴壑蛇驚伏俯仰隨凸凹
向背異溫肅時逢負販者茗苳壓筠籠採樵三兩輩柴
擔雜松竹問客獨何爲勞形遠馳逐郵亭依冷磧小憩

午茶熟檻外素屏張水巖挂雪瀑適來所歷境崎嶇猶
在目已知行路難且作畫中讀春堆道中云曉行月未
落西巖隱半魄霜重馬蹄輕蹴踏巖際石泉幽谷口迸
徑曲山骨折崎嶇犖确間鑿空乘其隙容足路一線駭
心壑千尺攬轡紆徐行敢云縱所適向午下巖腳平溪
湛秋碧草帳臨水滄波光照倦客拾柴煮叩茶小憩塵
勞蹟

湘東善畫美人得崔青蚓陳老蓮遺法嘗爲更生畫美
人攬鏡圖余題一絕云花非舊日紅春訝今年瘦寄語
鏡中人替熨眉心皺

湘東堂兄雨香大令 箋 詩才藻麗雅近西崑淦陽地震

後僑居洹上會以詩集屬余題詞余因題一絕云雙鬢
孰畫旗亭壁獨繭應纒園客絲金鳳臺邊遊女隊踏歌
爭唱豔秋詞蓋兩香集中豔秋詞八首最佳也更生評
其集謂五雜組無此新豔九張機無此巧密百摺簾無
此渾穆十芒月無此光燄七十二行花無此富麗

雨香姊氏祐之女史

錫齡

工詩早世佳句如斷煙寒食

節小雨落花天客路徧黃葉秋山多白雲皆清婉可誦
又冬夜憶秦娥詞云一簾花影滿庭霜月使天假以年
亦當與漱玉斷腸爭勝

龍州范今雨大令

湖

官高邑知縣性頗強項以忤上官

謫戍賜環後自號鐵笠生益以詩酒自娛嘗作讀史百

咏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感新城楊子萱太令

炳

題詞云

愜心動目元氣不死哀家一梨脆乃如此茫茫萬古入其肺肝千嚙百嚙松風夏寒可以想見其詩矣

涿州楊叔冰大令

街

官樂城教諭時得趙忠毅公鐵如意一柄因名其詩爲鐵如意齋集句如感懷云春風夢

冷游仙枕秋雨魂銷選佛場西郊訪友云白蘋在渚雁晨去黃葉滿山僧晚歸皆得阮亭三昧余尤愛誦其邵康節先生故里一絕後二句云門前無恙清溪水開徧西風白藕花真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妙

天津梅樹君孝廉

成棟

嘗選津門詩鈔自勝代迄近時

蒼萃數百家蒐羅繁富抉擇精嚴尤熟于三輔文獻覺

香師與余擬爲畿輔詩傳之選余謂非得此君相助不可因延主大名講席左珩右佩折矩周規絕無名流僂薄之習詩亦清深約婉出入唐宋錄其兩天書閣云竹院蕭蕭沒水雲居然六月小江村連朝風雨無人到紅藕花香自掩門苦飢小女向人啼茅屋垂簾臥病妻自有閒情兼韻事芭蕉移在小窗西又西沽卽景云秋約黃花來蟹市人隨紅葉上漁船蘆花云舊時春夢桃花水往事傷心茉莉雲

吳縣蔡佇蘭孝廉

復午

余嘗識于潘芝軒相國師座上

嗣又與其令子曼受大令

成翰

游今孝廉歿已十餘年矣

曼受官蜀中刻其西磧山房詩文錄若干卷今秋以郵

筒見寄吉光片羽卓然可傳孝廉嘗以四秋詩得名如
秋燕云冷社西風迎白雁空梁夜月啄黃花秋螢云銀
缸掩映疎星入珠箔飄零暮雨歸皆能淩入脾肝哀感
頑豔鳧香師嘗調金縷曲題其湘游草云我翦殘燈今
夜讀到三更如共靈均語洵不誣矣

海昌查梅史刺史

揆

與余同爲詒經精舍生又同官幾

輔赤紫屢膺脂膏不潤身後至鬻書以償官帑廉吏不
可爲洵若是已鐵珊爲刻其實谷詩文集若干卷可謂
不負死友梅史生平以韻語僂體爲最工古文考據皆
非其所長嘗題余載酒訪詩圖云九經有庫豈眞貧著
錄驚看已等身醉墮揚州仙鶴背暫拋許鄭作詩人杜

牧江湖醉夕曛拓來金戟又煙雲尋詩我亦宣城去會
醉青山小謝墳綠楊城郭畫中詩可是瓊花似雪時磊
磊船頭三百棗也應饑煞老篙師卽用余自題原韻也
畿輔同官中題余載酒訪詩圖者以鎮洋汪耐山司馬
彦國 錢塘蔡莘腴大令 伍 七古二篇爲尤佳今二君久

歸道山因錄于此以誌人琴之感汪詩云詩天酒國寬
若此天獨鍾情付才士狂來千日揮百篇一葉煙波任
驅使瞥逢隱候情卽親知是磊落嶽寄人陸瓊十三作
柳賦并丹說經經紛紛海濤掀天府羣碎山樓遠眺望
風槩放衙觴詠成留連此事未甘今日廢筆端三昧孰
識之濁醪妙理尤難知若觀酒德論詩品要與情性真

者宜我亦少慕劉伶鋪我亦昔遇杜甫笠青衫塵土積
幾何酒肺詩腸一羞澀荒荒空顧高陽徒燕市擊筑奚
爲平雲煙過眼倏陳跡中感紆塞黃公壚阿蒙江水寄
深意君亦鴛湖共鄉思抽帆遲早重商量留取頭銜署
吟醉蔡詩云成都不馳侯芭車灞橋不策襄陽驢舟爲
輶軒酒爲符鳴其善者皆吾徒乾坤清氣無時無臭味
但不酸鹹殊同舟何有越與胡高山流水多清娛文詞
信有波濤驅食蜜甜欲中邊俱醇醪自醉味有餘鯨牙
拔盡瓊漿酤超者紫燕奇天吳別裁僞體宗韓蘇揚解
尤嚴非種鋤飄然一葉倒尊壺何以告之豔彼姝誰其
主者探元珠東陽刺史天人如嗟予窮年衫袖烏饑腸

失酒難搜枯況復作吏成荒蕪虛懷胡爲詢蕘芻但恨
急甚追亡逋能事可受迫促乎爲公題作捕詩圖

又金匱楊伯夔刺史

夔生

題此圖一詞甚佳調寄壺中

天云明漪淺淺正夕陽送晚催放蘭楫魚汊荒寒生短
翠吹聚半匳涼葉細鵬搖雲圓蓬畫雨蘆暝飛秋雪江
頭吹火吳歌沙嶼初歇聊同結屋鷗邊水天覓句歸
去尋簑笠船尾西風潮欲上吹瘦一枝黃笛敗簫通漁
危碕界水網眼疏花織抽歌銅斗故鄉莫負烟月伯夔
蓉裳農部芳燦之子

余在大名得古鏡一枚銘曰見日之光長毋相忘八字
篆文稍泐蓋漢鏡也作漢長毋相忘鏡歌曰土花暈碧

菱花蝕寫翠傳紅盡無色曾照當年時世妝蠶眠細字
重磨拭團團日出始見光君恩如日毋相忘寒鴉猶帶
昭陽影卅六宮傾瑤草荒古來苦樂恒相倚金屋未成
絛扇棄疑是長門買賦人銘詞暗惜浮雲蔽地老天荒
總淚零三商幽鍊一重冰黛蛾無復臨妝域玉盃相將
出茂陵此鏡正如天上月只恨天邊圓又缺此鏡又如
刀上環爲問刀頭何日還鏡裏朱顏有時改那得君心
鎮長在

海昌僧人達受號六舟蒐羅金石甚富嘗以寶正四年
磚文拓本見寄文曰珍正四年七月錢氏作珍卽寶字
之別吳越以寶正紀元見容齋四筆及歐陽公五代史

寶正四年蓋卽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余爲作七古一篇
云古輒一片光黝黑云是婆留舊博埴若非碧波亭畔
遺卽應黃妃塔邊得寶正紀年方四祀不比乾寧歲丁巳
豈有工名勒蜀師依然國姓留錢氏亦稱帝制亦改元
猶說開門節度使定論千秋屬後人鄱陽隨筆廬陵史
錢王本是英雄流保障東南十四州玉帶錦衣榮故里
詔書冊券起三樓當年土木窮金碧祇今荒隴埋瓴甃
壞蘚猶疑陌上花落星難問山頭石達公達公今貫休
獨攜瓶鉢天涯游摩抄古物不忍釋寶此奚啻琅玕球
土納尙餘殘刼燼瓦全終勝缺金甌磨來作鏡煩師答
此磚今亦歸詩衲爲語方泉白石生且休速禮金塗塔

子萱同作云坭泥四角凋金薄卍字迴環古苔絡紅羊
小劫憶婆留寶正四年錢氏作羅平天冊逞猖狂鷲鷲
飛來事禱讓爾浙東招討使開門節度詔三郎三郎
石鏡靈祇護奕奕神威射潮弩粉盤記事走明珠銅丸
驚睡催更鼓紅壁椒泥尙辟邪一瓢拋擲伴煙霞迎恩
門外滋春蘚衣錦營前暈土花土花灑浪依稀認金鋪
玉戶殘香燼六寸裘長厚寸強竭來珍重同金印十步
一樓傷故都花紋象眼舊模糊幸依佛國參經梵未附
天家入版圖上人好古真成癖硬黃遠道徵詞伯試尋
南獄老禪師空明聖慧通瓴甃君不見兔子金牀酌酒
杯擊毬走馬教場開珍臺閒館都零落江北江南劇可

哀又不見臥榻當年不容借黃封花石荒臺榭故宮何處哭冬青一例興亡歌子夜落日禪關黯暮煙儘堪磨鏡佛燈前摩娑文字同貞石猶記錢塘已丑年其餘和者甚多不及備錄

鳧香師以葉小鸞眉子硯背二詩拓本見示詩署已已寒食題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長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湘琴第幾絃云得之錢塘何夢華上舍元錫處鳧香師調寄南樓令題詞云滴露潤微添琉璃展一奩引春愁飛上眉尖洗徧墨痕香不褪帶多少舊情黏過雨捲湘簾櫻桃秀句拈認

玲瓏小印親鈴惆悵碧天鷲去遠空留得月纖纖余亦
和一闕云韻事玉臺添紅絲冷翠奩記深閨曾拂毫尖
留下可憐將不去看點點落花黏 午夢醒重簾芳魂
半偈拈問疎香閣印誰鈴剩有天邊眉樣月渾依舊兩
頭纖疎香小鷲所居閣名

南樂段雲坡布衣

錫田

年少多藝工篆隸善丹青尤精

鐵筆余嘗屬其刻酒狷二字小印雲坡叩所出因檢徐
東癡集示之東癡集一題云予與孤絳皆不能飲孤絳
戲曰吾輩酒狷也因爲詩結句云卓家少女應憐我遣
作壚頭滌器人語極風趣孤絳卽王士純弱冠殉壬午
之難者見漁洋詩話

更生撰成藥倦談屑四卷問序于余余爲弁其首云錢
唐吳君更生以沈博煥雅之才處栖遲零落之境幡然
一公老作諸侯客丙申中春遇于洹上出示所著藥劬
談屑四卷蓋取曩昔弟妹間賞奇析疑以及湖海友朋
茶餘酒邊之論或述咫間或徵瑣事或抉摘聲音訓詁
之幽奧或辨正詩文雅鄭之流別都爲一編藥劬之義
蓋取諸雕龍養氣之篇也君嘗言吾家未庠續齊諧以
志怪突心于無益之地故是書雖偶一稽神博異絕不
蹈虞初九百之習又筆意庸峭雋潔析理則庖丁解牛
語小則柯古破蝨其諧處頗足解頤噴帝及至莊論正
俗微言匡謬援据穿穴時與經史相發明以九流七畧

之例甄核名實固當入之雜家不入之小說家而或等諸新安擁鱸之記瑯邪代醉之編則猶淺視乎此書矣藥倦談屑中一條言李太白詩乍可草中耿介死韓退之詩乍可阻君意元微之詩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皆以乍可爲寧可並引朝野僉載崔夫人言乍可死此事不相當爲證余謂此解乍可字最確吳梅邨宮扇詩乍可襟披宋玉風不堪袖掩班姬月陳迎陵和阮亭冶春絕句江南櫻桃幾時熟乍可便堆紅玉盤皆以乍可作纔可用未免誤解